

民俗典籍文字研究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集刊

民俗典籍文字研究

第十五辑

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 编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5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俗典籍文字研究,第15辑/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
文字研究中心编.—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ISBN 978-7-100- -

I.①民… II.①北… III.①民俗学—研究—中国
②汉语—语言学—研究 IV.①K892②H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MÍNSÚ DIÀNJÍ WÉNZÌ YANJIŪ

民俗典籍文字研究

第十五辑

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 编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 -

20 年 月第1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 年 月北京第 次印刷 印张

定价: 元

《民俗典籍文字研究》学术指导委员会

主任：董 琨

委员(音序排列)：

安平秋 郭锡良 何九盈 黄天树 江蓝生 李 强

刘魁立 鲁国尧 王邦维 张 博 赵 诚

主 编：王 宁

副主编：董晓萍

编 务：黄易青

目 录

第一届国际汉字汉语文化研讨会(2014, Norman, U.S.A) 论文专辑

● 主题演讲

论汉字与汉语的关系 王 宁 1

● 汉字汉语

汉语的特点究竟是什么 戴庆厦 10

古文字构形中的句法信息 冯胜利 21

汉语语法新问题:古代汉语体貌系统的形态语法 梅思德 40

汉语动词中的方向对立统一现象 王 诚 76

试论“兮”与“可”及其相关问题 胡敕瑞 81

《文始》初文、准初文内部关系探析 刘丽群 97

《说文解字》正篆与重文的义符替换现象分析 胡佳佳 牟 丹 105

论《说文解字》对《毛传》的继承与发展 孟 琢 115

● 汉字汉语文化

社区词是社区生活的写照 程祥徽 123

“子不语怪力乱神”考释 李添富 131

翻译及文化嫁接:从历史语言学看“男性”和“女性” 朱 萍 144

● 汉字汉语教学

汉字在第二语言教学中的位置

——论非汉语语境下的汉字教学 朱志平 152

上下左右:汉字合体字组合方式对认知的影响 罗福腾 165

琉球国的汉文教育 濑户口律子 171

初学者教学用汉字选定问题探究

——以韩、中为主 李圭甲 178

韩国的汉字教育现况和汉字教育转变的必要性·····	宋秉烈	200
基于语料库的汉语复合动词认知语义分析及其教学启示·····	张 洁	211

● 语言文字文化比较

日本“国字”在汉字构形模式上的传承和拓展·····	丁 锋	220
为土生葡人编写汉语课本·····	黄 翊	237
古汉语词根与藏文词根意义元素比较论纲 ——汉藏语、印欧语词根意义元素比较论纲之一·····	黄易青	244
英(中)文提要·····		288
欢迎辞·····	Desa Dawson	299
编后记·····		301

(本辑所有文章均经两名以上同行专家审稿)

论汉字与汉语的关系

王宁

提要： 汉字和汉语的关系问题，是当前汉字研究与应用中大家都感兴趣的问题，议论很多，也存在着不少认识上的误区。汉字与汉语关系十分密切，其中的诸多现象，是拼音文字与语言的关系中看不到的，固守西方理论无法正确解决汉字与汉语的关系问题。在词汇和语义的教学中，由于忽略汉字的作用，难以达到应有的效果。但是，在强调汉字对汉语积极影响的同时，又有另一种说法，即不承认汉字是记录汉语的第二性符号系统，甚至认为“汉字先于汉语产生”，把汉字夸大成有超汉语作用的符号。这两种认识都是片面的。对汉字和汉语的关系，需要从理论上和事实上做必要的阐释。

关键词： 汉字 汉语 关系 符号 差别

一 汉字是自源文字

从发生学的角度看，世界文字可以分为自源文字和借源文字两种。自源文字是指在族群所在的地理环境下，与本族人的生活直接相关，以系统记录本族语言为发展前景的文字。借源文字则是直接借用其他族群的文字形体，或者借用其他族群文字后又进行改造的文字。汉字是中华民族的自源文字。

历史发展的总规律是越远古越缓慢，人类经过漫长的蒙昧野蛮时期，逐渐进入了文明时代，而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便是文字的产生和应用。因此，我们从历史发展规律来推断，最早的自源文字应当在蒙昧通向文明的转折点上诞生，这应当是合理的。

世界上文明的发生都在大河流域，因为水源和动植物给人类的生存提供了可能的生态条件。世界上古老的自源文字如：古代苏美尔楔形文字、埃及圣书字、希腊的克里特岛线形文字 A 和 B 等，它们产生的地理环境确实都在大河流域。

从典籍的记载、古代传说的分析、出土文物的考证看，汉字与上述四种文字同属于古老的自源文字，它在距今 6000 年左右的时间，产生在黄河流域，后来播及到长江流域。汉字也经历了由图画文字到表意文字的阶段；但是，汉字与其他古老文字不同，当那些古文字在演变中停止使用而丧失了生命力，有的甚至不可识读，被外来文字取代的

时候,唯有汉字,没有停顿地被使用至今,成为世界上唯一的一种有着日渐严密体系的表意文字。汉字所以能够不停顿地发展,和中华民族具有延绵不断的创造力有关,汉字书写的载体不断更新,书写的工具不断改进,直到纸张、笔墨的发明和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这些都使它在不断扩大使用范围和提高社会使用价值的同时,逐步演变为严密的构形系统。

自源文字最大的特点是与它所记录的语言互相切合、相互影响着发展。汉字在汉语发展的推动下日渐丰富和严密,汉字对汉语的发展不是消极的记录,而是有积极影响的。

二 汉字直接参与了汉语造词的历史过程

汉语词汇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原生阶段、孳生阶段和合成阶段。原生阶段是汉语从无到有的阶段,也就是人类有了语言而成为人的阶段。这个阶段因为特别久远,已经难以考证,哪些是原生词,也就无法确定。因为汉字起源距离汉语产生的时间相当遥远,原生词与孳生词已经在同时使用,很难分清了。但是,周秦时代是汉字孳生造词的高峰时期,这一时期也是中华民族典籍大量产生的时期,这一时期和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汉字的状态我们还可以从现存的典籍和出土文字中看到。事实证明,孳生造词是与孳乳造字同步进行的。汉语词汇分化伴随着的造字现象有很多实例可以证明,例如:

施、受分化:“授”(交付)、“受”(接受)分化。

名、动分化:“鱼”(名词)、“渔”(动词)分化;“断”(动词)、“段”(名词)分化;“坐”(动词)、“座”(名词)分化;“离”(隔离)、“籬”(隔离之物)分化;“贾”(买卖)、价(价格)分化。

名、形分化:“人”(名词)、“仁”(形容词)分化;“疏”(形容词)、“梳”(名词)分化;“密”(形容词)、“篲”(名词)分化。

主动与使动分化:“见”(使动)、“现”(主动)分化;“示”(使动)、“视”(主动)分化。

异实分化:“没”(沉于水)、“歿”(降于尘世)分化;“柴”(木柴)、“柴”(烧柴的祭祀)分化。

反正分化:“景”(光线照射的正面)、“影”(光线照射的反面)分化。

上下位分化:“亡”(丢失)、“忘”(意念的亡失)、“妄”(正确言行的亡失)、盲(视力的亡失)分化;“告”(一般告诉)、“诰”(上级告示)分化。

上面这些例子中,有一些在拼音文字里是用语法形态表示的,所以西方语义学往往

与语法纠葛；而在汉语这种词根语言里，则是用新的词根来表示，而新的词根又外化为汉字。因此，汉字的增多是因为汉语词汇不断增多，而新字的出现，也就标志着新词已经产生。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汉字直接参与了汉语的造词过程，所以，汉语单音词或语素的区分和新词的标志大部分已经不是声音，而是书写形式——字形。当我们想弄清一些相关的意义是一个词的不同义项还是已经分化为不同的词时，一般要看是否造了新字。例如：

经(织布的经线)，特点有两个：一个是外观细而直；另一个是与纬线相比，经线是纵向贯穿的，下面的意义都是由这两个特点引申出来的：

- ①引申为地球纵向的经线，写作“经”
- ②引申为历时传承的经典，写作“经”
- ③引申为在时间轴上经历、经过，写作“经”
- ④引申出细而直的小路，写作“径”
- ⑤引申出流水的直波，写作“泾”
- ⑥引申为挺立的植物的茎，写作“茎”
- ⑦引申为人身上连接头和躯干细而长的脖子，写作“颈”
- ⑧引申为人下肢细而长的小腿，写作“胫”
- ⑨引申为直行，写作“迳”

虽然上面9项意义都与“经”有关，都是“经”引申的结果，但是，不论是编写辞书还是一般的认识，都会认为①—③是同一个词的三个义项，而认为④—⑨是不同的词。

三 汉字在汉语里有别词作用

其实，上述情况已经让我们看到，汉语的词汇经常是用汉字来辨别的。汉语是单音节语言，汉字是单音节的语素文字。在普通话里和任何一个方言音系里，声、韵、调配合出来的音节数，大约在1400个左右，而词汇中的单音语素常用的也有数千个甚至上万个，语词的别词手段是非常不足的，所以，在口语中，许多情况下，语境无法分辨的单音词特别是姓氏和地名，往往要用双音词或词组来辨别。比如，人们常会问“是‘红彤彤’的‘彤’，还是‘梧桐树’的‘桐’？”“是‘树叶’的‘叶’，还是‘事业’的‘业’？”难以找到合适的双音词或词组时，又往往用汉字来描述。比如姓氏，人们常常问：“是弓长张，还是立早章〔1〕？”又

〔1〕“章”按照字理的正确拆分应当为“音十”，“立早”是民间从俗的说法。

如地名：“瑗珲”的“珲”曾经改成“辉”，也有人写成“晖”，后来又复原为“珲”。三个字都同音，询问时只能问：“从斜玉旁，还是从光、从日？”

汉字在双音词里的别词作用仍然非常明显，现代汉语双音词有些在口语里也很难分辨，不能完全以音别词，而需要以字别词。举几个常用词的例子：

rénshì—人士、人事、人世、人氏

yuányì—园艺、原意、源义

wúyì—无意、无益、无异、无翼

仅仅靠拼音，加上声调，已经有大量不能分辨的双音词，如果不考虑声调，用语音难以分辨的双音词还会更多。

在研究双音词的语素义，探讨双音词的构词理据，从而加深对词义的理解时，汉字起着无可取代的作用。例如：

“澹泊”，“澹”的本义是“水微微摇动”，也就是没有大风浪，引申有安定之意。《道德经·二十章》：“澹兮其若海，颢兮其无止”之说，扬雄《长杨赋》：“人君以玄默为神，澹泊为德”。《淮南子·主术》：“非澹薄无以明德，非宁静无以致远。”诸葛亮《诫子书》套用了这两句话，说：“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后人用“澹泊”，不用“澹薄”，取“在微波的港湾中停泊船只”之意，形容心无波动。今人改写作“淡泊”，“泊”字无法解释，只能理解为“淡薄”，意为“看轻”“不重视”，字改了，理据也发生了变化，与形象深刻的“澹泊”已经不是同一个词了。

“蜷伏”又写作“拳伏”，词义相同而构词理据不同。“蜷伏”用蜷缩的虫子形容缩成一团的样子；而“拳伏”则以握在一起的拳头表现握成团的样子。两个词给人的感觉是不同的。

“戥子”，又写作“等子”〔2〕，指的是同一事物，即称中药、化学药品等较轻、较小贵重物质的小秤。但用字不同，两个词的构词理据是不同的：“戥子”以秤杆上标志重量的准星刻度得名，“等子”则以挪动小秤锤使秤杆等平而得名。

现代词典的编纂本来是以现代汉语语词为单位的，因为只有以词为单位，才能进入释义。但是在编排上，仍然采用“字头”为条目的标志，这种编纂原则一直延续至今，可以看出，汉字在书面语词中所起的区别作用，在辞书里转化为一种具有查检功能的标志作用。

以上这些事实，就是汉字不能改成拼音文字所必须面对的现实。

〔2〕 “戥子”“等子”的“子”，都读轻声。

四 汉字是记录汉语的第二性符号

汉字既是自源文字又是表意文字,同时还是音节—语素文字,这就决定了每一个具体的汉字,是根据它所记录的汉语中某一个语素的意义来构形的。

这里必须说明的问题是,有人认为,表音文字是对语言的记录,而表意文字则是对事物的直接摹写,是可以脱离语言而存在的。甚至有人否认语言先于文字的事实,以致引发出“汉字比汉语还容易学”“可以不学语言先学汉字”的结论。这是对表意文字的误解。表意文字的形虽有一部分是直接来自物象上获取的,但是没有和语言结合以前,也就是没有音义的图形,或只有义没有音的图形,都不能称为“字”。中国素有“书画同源”之说,这个说法的内涵是:文字起源之一是图画,书法的艺术性与图画的艺术性,在构图与取象上,有共同之处。但这决不是说,图画与文字是同样的事物。它们最大的区别在于文字是与语言结合的。

一个仅仅有意义而没有语音、不以语词为基础的形象不是文字。且看下面一些表意符号:



上面的符号分别表示步行、人行道、左转弯车道、禁止超车、禁止行人通行、禁止自行车通行、前方施工、禁止吸烟、注意路滑。这些符号都表示一定的意义,它们的意义具有规定性,也是约定俗成的,可以从图形中理解和记忆。有些符号样式也可以分解,比如:其中45度的斜道都有“禁止”的意思——这些特征都很像表意文字,但没有人会认为它们是文字。

再看一批关于体育的表意符号:



上面的符号分别表示羽毛球、摔跤、自行车、射箭、单杠和跳水,它们分别用线条和人体姿势的特征来表示体育动作,人体的头、躯干和四肢都可以分解,而且由于来源于物象,理解和记忆是很方便的。这些特征更像表意文字,但也没有人会认为它们是文字。

人们之所以不认为上面两种符号是文字,是因为它们没有固定的读音,不属于统一的语言单位,不能再组合为句子。这就说明,不是能表意的符号都是文字。从个体看,文字记录语言是它的本质属性;从整体看,文字是语言的再编码,是第二性的符号系统。

有人说,在远古的时候,不是也有一些岩画和刻符并没有与语言的单位结合吗?是的,在文字正式起源前,确实有这样一些视觉符号存在,例如:



以上符号,1—25号为西安半坡遗址刻符,26—48号为临潼姜寨遗址刻符,49—51号为宝鸡北首岭遗址彩绘符号,52号为长安五楼遗址刻符,53号为邵阳莘野遗址刻符,54号为铜川李家沟遗址刻符,55号为临潼垣头遗址刻符,56—59号为秦安大地湾遗址仰韶文化层刻符。

这些刻符的时间距汉字起源的时间都比较接近,但它们的形体与已经证实为汉字的符号没有形体上的关联,当然也就不会与语言关联,我们称之为“前文字现象”。文字的起源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前文字现象”可以算在文字起源渐变的阶段之中,而严谨的文字学家认为,只有证明了一批符号已经具有了音和义,并用来组成言语,才能确立为文字起源的下限。我们不可以因为前文字现象的存在而否定“文字记录语言”“汉字对汉语来说是第二性的符号”这一科学的论断。

五 科学地把握汉字与汉语的区别

正是因为汉字与汉语的关系非常密切,所以,有人会把汉字和汉语混为一谈,产生理论概念上的混淆。我们需要从多方面来说明汉字和汉语的差别,避免在讨论问题时出现偏差。

1. 从发源和演变规律看二者的差别

文字和语言不是同一时期产生的,同样,汉语的产生和汉字的产生也相距几十万年甚至更远,在讨论它们的历史发展时,不能把二者混为一谈。根据现有的历史资料,个体汉字产生的先后有一部分是可以论定的:源字和它的直接分化字放在一起比较,完全可以断定源字产生先于分化字。比如,可以断定“半”这个字的形体产生早于“伴”“祥”“判”“泮”等字的形体。本无其字的同音借用字和它的后出本字,也完全可以断定前者

产生早于后者。比如：可以断定“舍”形先于“捨”形产生、“采”形先于“彩”形产生。但是，上述各字所记录的词和义产生的先后，是很难确证的。没有直接孳生关系的词孰先孰后，同一个词的义项在口语里产生孰先孰后，都是难以论定的。用汉字的起源代替语言的起源，以个体字产生的先后来论定它所记录的词产生的先后，不但在理论上不能成立，在实践上也很容易产生谬误。

从总系统看，汉字虽然由于记录汉语而从汉语的语素那里移植了音和义，但是它还有属于自身的形式——字形。因此，汉字除受汉语的制约与推动外，同时又有属于它自己的、不受语言制约的发展变化规律和使用规律。汉字在发展中要逐渐形成自己的构形系统，汉字的构形系统与汉语的音义系统并不是同一个系统，这一点，对教学有很大的启示：依靠汉字构形系统集中识字，往往难以设计思想内容切合的课文；而利用言语作品分散识字时，又往往难以完全切合汉字的难易程度。这种现象，就是汉字构形系统与汉语词汇、语音系统不一致带来的。

还有一点也是必须说明的。汉语的口头语言每时每刻都在被使用着，语言在使用中变化不居，再加上不同民族的语言和同一种民族语言的方言时时接触，所以更是处于动态之中，只有其中的稳态部分可以描写。但汉字是用来记录书面语的，书面语比之口语相对稳定，视觉符号比之语音形式又相对固化。例如，“镜”从“金”，是因为古代的镜子是铜镜，现代的镜子已经不再是铜镜，但“镜”的金旁仍然保留。“牺牲”从“牛”，是因为古代祭祀最高级的太牢要用全色的牛，叫作“牺牲”，后来这个词引申为“为正义事业抛弃生命”，指的已经是人，但字仍从“牛”。正是因为如此，汉字构形中往往保留着古代的文化信息，这一点也是不可不注意的。

2. 从字的构意与词义的不同看二者的差别

把字和词混淆，常常会把“字义”与“词义”混为一谈。在多数情况下，这样做是不妥当的。要分辨构意(造意)与实义(词义)^{〔3〕}，这里特别说一说形声字的义符问题。

形声字的义符一般表示类别，常常充当部首。有时候确实与词义直接相关，特别是名词，与词义的类别关系十分密切。例如：

橘、橙、桃、桑、棠、桂、梅、杨、松……都从“木”，因为它们都是木本植物的专名。

海、洋、江、河、湖、池、沟、泉……都从“水(氵)”，因为它们都是水域和水系的专名。

〔3〕“构意”(“造意”)和“实义”这一对概念，参考王宁《汉字构形学讲座》第四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

妈、婆、奶、姑、娘、婶、姨、姐、妹……都从“女”，因为它们都是对女性亲属的称谓。

凡此种种，这些形声字的义符，造意和词的实义是一致的。

但是，有些形声字的义符并不都是词义类别，而是造字的一种意图，它们仅仅属于造意，而没有直接和词义关联。特别是在为形容词和动词所造的字中，这种现象尤为普遍。例如：

“碎”字从“石”，只是因为石器时代常常用石头做工具来碎物，并不意味着“碎”属于石类，或者只有石头才呈现碎的状态。

“獨”字从“犬”，而“群”字从“羊”只是因为古代都是带一只狗来狩猎和放牧；而羊是成群放牧和圈养的。并不意味着它们的类别归属于犬和羊，或者它们的词义与这两种牲畜有什么关系。

“深”“浅”“测”都从“水”，并不意味着只有水才测量深浅。

总之，词义是字意的依据，但词义有广义性，因而是概括的，形容词的概括更是超物类的，很难为它们找到一个具体的类别义符。而字意需要通过取象，让读者通过视觉联想到词义，因而是具体的。字意只有一项，而词义可以引申出多项。形声字的义符需要建立联想才能映射到词义上，而这种联想能够直接联系的，不过是词的某一个比较具体的义项。从以上字例中可以看出，“碎”可以用作“心碎”，“独”可以引申为“孤独”，“深”可以用来形容思想、交情……这些意义和用法，与字意根本无法联系了。

有些辞书常常把《说文解字》或其他古代字书对字意的解释列为词的义项，如果不懂字意和词义的区别，是很容易犯错误的。

3. 从现代双音词汇书写形式看二者的差别

我们还要看到一个事实。前面说过，在书面语里，“字”区别单音词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大于语音音节，有些现代汉语双音词也需要汉字来区分。但是，在现代汉语书面语也就是白话文里，对于双音词来说，以字别词并不能贯穿始终，同词而用不同的字书写的双音词，并非个别现象：

- (1) 给与—给予
- (2) 谋划—谋画
- (3) 启程—起程
- (4) 粗鲁—粗卤
- (5) 鲁莽—卤莽
- (6) 仓促—仓猝

(7) 郎当—银铛

(8) 呱哒—呱嗒

在上述 8 组词语中,前后两项的语音完全相同,所指的对象相同,语义、语用均没有区别,与前面说到的“澹泊—淡泊”“蜷伏—拳伏”不同的是,即使从构词理据分析,也难以绝然区分它们的差别,只能认为它们是同一个词,但是,这些组双音词的书写形式并不完全一样。这说明,把字和词简单地等同起来,在不少地方是会产生偏差的。

以上情况都说明,在分析汉语特别是汉语语义的操作过程中,重视汉字的作用是非常必要的,但在理论上分清汉字与汉语这两个本质不同的概念更为重要,一旦将两个概念混为一谈,在实际应用特别是教学中,会产生很多问题,造成很多混乱,是万万不可以的。

(王宁: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100875,北京)

汉语的特点究竟是什么

戴庆厦

提要： 本文认为，从宏观上把握汉语的特点，比较切合实际地认识到究竟有哪些特点是汉语独有的，或起关键作用的，这样在汉语的教学、研究中就会减少主观性、片面性、盲目性，防止局部“摸象”或“一叶遮目”。人类虽然天天在使用语言，但对自己的语言的特点却不甚了解，而且往往会用别的语言的特点来套用自己所学的语言的特点。作者通过汉语与非汉语的比较，发现汉语在宏观上至少有四大特点值得重视：一是汉语属于超分析性语言；二是汉语属于隐性特点丰富的语言；三是汉语的语义属于具有超强伸张力的语言；四是汉语是特别注重韵律的语言。还认为，准确把握汉语的特点必须进行语言比较，要深入挖掘汉语的微观特点，从汉语本身提取切合语言实际的认识，要防止机械地用非汉语的眼光、标准去套用汉语的特点。

关键词： 汉语 非汉语 特点

我主要做藏缅语族语言的教学研究，也做过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的对比研究。处于这种知识和工作背景，我常常不由自主地会去思考“汉语的特点究竟是什么？”这样一个实际存在的、但又难以回答的问题。下面，把我的一些想法谈出来与大家交流，希望得到大家的帮助。

讲三个问题：一、思考汉语特点的必要性；二、汉语的特点；三、怎样发现汉语的特点。

一 思考汉语特点的必要性

做汉语教学、研究也好，做汉语与非汉语的比较也好，总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汉语的特点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的实质是指：应当怎样认识、捕捉、把握真正属于汉语的特点。在汉语的教学中，如果对汉语的特点能够把握得准确些，就能更有针对性，做到有的放矢；在语言研究中，如果对汉语的特点能够认识得贴近实际些，就能较快地发现问题，抓住实质性的特点。

人们虽然天天跟语言接触，但却不容易发现自己所说的语言或自己所研究的语言

究竟有什么特点。对汉语也是这样。这似乎是普遍现象。所以做语言教学与研究,必须多思考自己所教学或研究的语言究竟有什么特点,要从感性认识提升到理性认识。

每种语言的特点都有大有小。小的特点容易说出一些,如汉语的语法有“把”字句、“被”字句、介宾结构,语音有轻声、儿化、单音节性强等。这些都是不可忽视的特点。但其大的特点、能制约语言系统变化的特点又是什么,却难以认识到。

我虽然是研究具体语言的,也做过汉语和非汉语的比较,多年的实践使我对汉语和非汉语的特点能说出一些。但对自己所接触的语言的特点是否摸准了,究竟有哪几条特点是关键性的、能制约整个语言系统的特点,却感到没有把握,成为我时时思考的问题。

汉语的特点究竟是什么?这是一个必须回答但又难以回答的大问题。过去,老一辈的语言学家已在不断地探讨汉语的宏观特点,对汉语的特点提出过“单音节性”“孤立性”“有声调”“韵律强”“话题优先”等各种认识,这些认识,对我们深入探讨汉语的宏观特点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如果能够从宏观上把握汉语的特点,看到哪些特点是汉语独有的,或起关键作用的,汉语的特点中,弄清哪些是语言的共性,哪些是汉语的个性,就会对汉语的特点看得更深些,更准些,在教学、研究中就会减少盲目性、主观性、片面性,防止局部“摸象”或“一叶遮目”。

二 汉语的四个特点分析

我主要是做非汉语研究的(主要是汉藏语系语言,对景颇语、哈尼语比较熟悉),通过非汉语和汉语的比较,我认为汉语在宏观上有以下四个特点,现提出来与大家交流。

1. 汉语属于超分析性语言

根据语言类型学的分类,世界的语言可分为分析语、粘着语、屈折语和多式综合语等几类。分析型的特点是,形态不甚发达,主要靠语序和虚词来表示各种语法意义;粘着型和屈折型的特点是主要靠形态变化来表示各种语法意义。但每一类型的语言特点都不是纯粹单一的,都会在主要类型的特点上另含有别的类型的特点,而且在每一类型的内部都存在不同的类型层次。比如:分析型语言除了分析特点外,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形态特点,通过语音变化表示不同的意义和语法范畴。粘着、屈折等类型的语言,也会有一些分析型的特点。

汉藏语的历史比较和类型学比较虽然还处于起步阶段,但不少专家都同意这样一条粗线条的演变规律——汉藏语是由粘着类型向分析类型演变的。如今,汉藏语系上